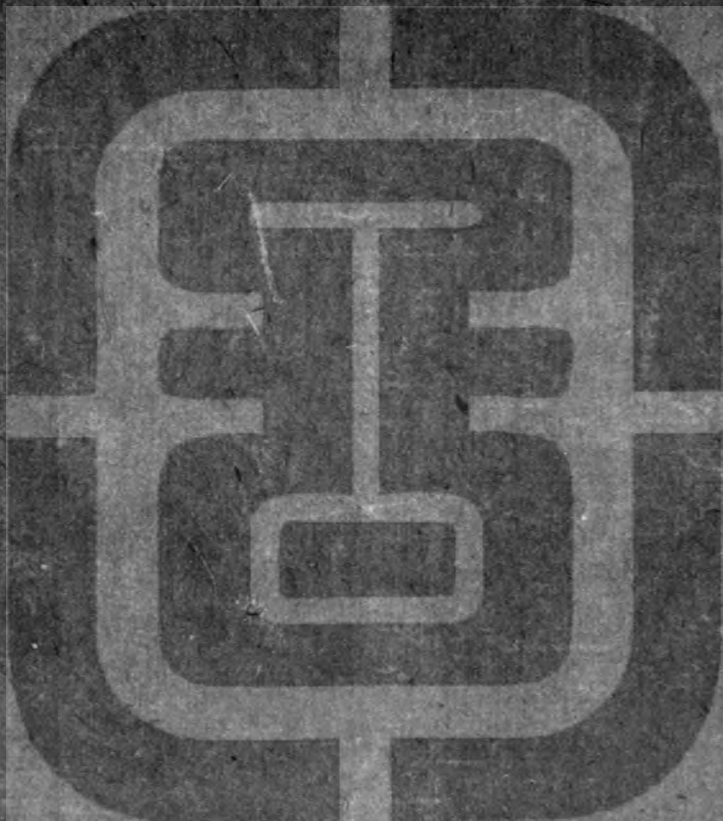


468

12



記

御賜詩扇石刻後

龍飛雍正元年仲秋之三日臣從典奏事

乾清門獲同大學士臣松柱徐元夢等恭閱

御書二冊筆勢雄秀超越古今共嘆

天縱多能爲章雲漢伏求

寵錫蒙

皇上立賦五七言律詩數章書筵分

賜隨客謝

嶺山集
恩訖臣從典捧出展讀仰荷

天語褒獎皆非臣謏劣所可能堪喜愧交并恭勒諸石既識
恩榮兼示警勉之私焉

英德縣學宮新建啓聖祠碑記

以道德承堯舜禹湯文武之統德侔天地道包帝王古今聖
人未有如孔子者也說者謂貞元通復之會自堯舜迄衰周
千有餘年天固積至此時特生孔子以爲萬世之師非人力
之所能爲也然吾攷孔子世家其先爲宋人宋自微子迨正
考父生孔父嘉凡八世別爲孔氏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罍
夷亦五世至聖父叔梁紇當正考父時爲宋世卿更邇微子
而上爲湯則爲有殷之孫邇湯而上爲契則爲黃帝之後由
是言之孔子之生係於祖宗功德有自來矣不可謂盡天而

非人也且史稱叔梁紇身長十尺孔子身九尺六寸表相同矣顏母之禱於尼山也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神明名矣然則人事未嘗不兼於其間也蓋有天下者必推原其世系所自出追上隆號以明有尊設立九廟昭崇祭祀以明有孝卽至配帝配天而不以爲過孔子匹夫也而爲歷代漢魏唐宋元明以來之君所尊享親之曰尼父曰宣父尊之曰太師曰元聖曰大成至聖先師而大其謚曰褒成曰褒尊曰隆道曰宣曰文宣進其爵曰公曰侯曰王加冕服如王者祭祀一如王者之禮而聖父叔梁紇至宋

真宗始封爲齊國公元文宗始加封爲啓聖王闕里聖廟天子駕每臨幸祀以大牢與遣官致祭在國學則以時釋奠而啓聖之祀無聞焉其僅見者家廟之祀而已惟明世宗從大學士張璁之議命有司天下學宮皆立啓聖祠璁疏引侍講學士程敏政所議顏曾思孟配祀坐堂上而其父在廡下從祀之列爲非禮此後請於祠中奉啓聖居中南面而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啓聖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又先儒程朱之父永年伯程

珞獻靖公朱松亦請列於從祀世宗悉從之嗣是而啓聖有專祠聖宮父子享祀之位正矣夫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親於父子莫敬於君臣而恩及於夫婦義及於昆弟朋友循是而游之於詩書觀聖賢語言文字以涵養其學問驗之於政事禮樂紀綱法度以大其猷爲而究極於天人性命之微以歸本於道德此孔子之道所以充塞兩間而爲皇帝王霸治亂之數所不能違愚民之質日用飲食薄物細故所不能外也英州學宮在大慶山下凡屢遷享殿歲久傾圮予爲葺而新之堂皇如故而啓聖祠則爲度地規畫構於明

倫堂後架爲五楹庀材鳩工木取其中樑柱者中樽櫨者石取其爲堦城者爲釳砌者磚合土型范者瓦受陶冶編魚鱗者列雁齒者數月而祠成而名宦鄉賢亦附焉於是士入廟思敬知尊聖人因以知尊聖人之父教民以孝肇於學宮矣漢制孝弟力田舉於民間往往秩至二千石明帝尚儒術爲四姓小侯立學於南宮令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夫人莫不具有天性子之於父天性也爲上者因其性而順導之而人思孝矣昔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尊王也孝經尊親也作忠以孝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取法爲

嶠山集
人倫之極者如此而已矣嗟乎古來帝王之以有天下享其親者多矣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孰有如啓聖享其聖子之祀至今六十有八代而儼然受天下俎豆傳之無窮也哉甚矣孔子之道之大也

近聖書齋碑記

學者誦法聖人儒名而儒行雖曠千百世猶能紀其當日衣冠劍佩書冊琴瑟之盛一何幸也或謂聖人已往其道散之百家人各自爲師而未有統壹非也聖人之道如日月中天江河行地無時而不在人間無古與今一也又有謂聖人天授非人力可及其所以尊聖者是也然以難及而不敢有希聖之心其自待抑薄也夫學山而不至於山猶不失爲邛陵不學則躡而已矣曾學者而可使其躡哉此無他上之人教化不施故其下無

所取法也今爲指其途而語曰汝如是而由焉則莊莊
乎士矣更循是而深焉則油油乎君子矣而人於是知
所趨向發奮而起矣英州邑當南北之衝地瘠而民貧
農忙困於役車三時無暇自予宰邑以來始爲之罷磬
鼓令其力農俾沾禾桑之利以供賦稅凡邑中叢弊悉
取而爬剔之然其俗樸而無文求子若弟之孝秀者譬
如玉之在璞金之出礦非琢磨之型范之不能也因思
學校爲

國家養育人才之地長吏爲造就人才之人遂於建啟聖

宮之後更築書舍二十間於明倫堂之西旁設射圃延
名師宿學與諸生講習於其中慮其歲中膏火脩脯未
有所出也則爲之捐俸錢置廊步田五十畝併桃溪南
山廢書院田一百五十餘畝以時取給用垂永久而顏
其書舍曰近聖書齋今而後諸生春秋羽籥冬夏詩書
顧名思義儼然登金絲之堂而立杏壇之上矣邑舊書
院有宋三賢祠祀唐忠肅介鄭監門俠洪忠宣皓今書
齋仍祀之蓋忠肅劾文彥博與王安石辨馮道爲容悅
直聲動天下稱真御史監門繪流民圖以悟主上罷青

嶠山集
苗新法十八事忠宣留金一十五年使不失節歸忤秦
檜此皆卓然立朝自見風烈不媿孔孟之學者也諸生
其盍勉之昔范武子令餘杭興學校養生徒資給衆費
一出私祿期年之後風化大行予非敢望古人而言風
化而要以道德一風俗同非學校不可且以告後之君
子來宰英者知予治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齋八約

一書齋原爲長育人才而設故幾經相度而後興築誠慎
之也地鄰學宮之右聖軌賢範在焉凡多士肄業於此
當以實行爲先而文藝次之若夫弄筆墨徼利達則又
士林之羞非予所望於多士也

一忠肅唐公監門鄭公忠宣洪公或左遷或流寓其祀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然考舊志唐洪二公已祀名宦後又
俱祀龍山書院固懷賢慕義之意哉抑亦使砥節礪行
者有所標準焉耳茲盡復舊制願多士交勉焉

嶺山集
一書齋當奉一先生爲依歸庶耳目可專心思可一而學始無岐趨

一書齋先生必務得文行兼優之人以正其所宗然後人文蔚起而薪火相傳功業從茲可期也不則如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得乎嗣後膺斯任者不拘紳士或本邑英流或他邦名宿其慎擇之然難矣哉是又在乎識鑒之能相士者

一朱子不喜人做科舉業爲其分心利祿故也然上以此求下以此應理學經濟往往在焉則科舉之文正未易

易也惟冀多士根極於性理出入於唐宋諸大家務使藹如皆仁義之言而揣摩遷就之私毫無所中是誠朱子之功臣而庶不愧爲科舉之士云耳

一書齋左右嵌入米元章湛甘泉諸先生石刻非徒文人之韻事已也蓋名賢遺蹟旣足留連而所詠歌又皆此間山川景物且令觀覽者有興起之思焉其南山碧落洞諸處唐宋以來遺蹟都是擇其人文以次增入

一書齋爲造士之地而養廉無資則計難長久今本縣於捐建後復用價銀一百二十九兩一錢置廊步田五十

嶼山集
畝七分四釐一絲而舊時桃溪書院吳公永澄遺有清
出田八十八畝零又南山書院田七十二畝零則惠安
二張公慎宇祖若孫遺愛祀田也專祠久廢從衆議祔
祭於此田亦歸焉歲額併收租銀四十七兩零除納官
稅每歲祀先賢銀八兩修葺書齋二兩師生膏火紙筆
之資二十四兩餘銀生息積至三年大比之歲備通邑
士子應試公用自後爲成例焉

一租田出入必輪年掌管蓋輪則易清必多人輪接蓋多
則難廢今議公舉庠士二十人每歲五人經理以次更
番週而復始嗣後或有頂補以歲科考案內首名爲率
其前後券領附卷田租印冊一一存房一付該生值年
經理收授

識三鄉賢記後

從典謹案相國陳文貞公紀先君子事跡采諸少宰仇滄柱
夫子在史館時之表居多而夫子作表之由有可述而志者
昔從典經營先君子墓事自作志文止載耳目所覩記墓畢
遣伴持志卽求表於夫子夫子旣辭之越八年矣夫子遊南
海會從典作令英德縣復請而許者何耶感於從典自志中
有未傳之事乃先君子避賊時棄幼子存孤姪之義也且先
君子旣棄幼子存孤姪事後終身未再言及雖家人亦不盡
知而其事卽出於孤姪口中故夫子重感之也孤姪從兄諱

嶺山集
慎典時同在署中與夫子杯酒快談各道生平因舉已五歲
時與叔父遇賊始末縷縷自述并請爲叔父表其事仇夫子
聞之掀髯而起曰如所云大有關於世道是乃史氏之責也
越日而表卽以成從典奉覽之而喜且痛焉痛從兄不早言
於從典作志時使得載入隧石乃湮沒八載而後傳者從兄
誤之也而卒傳者則又從兄成之也遲與速豈非有物焉若
或使之哉抑因之益有感矣從典雖生也晚念逮事先君子
外遊之日少尚數十年日在膝下乃於先君子患難所處極
難之事猶未及知則其他隱德所不及知者何限以是無憑
殫厥表彰俾先君子懿行無闕負疚奚勝也故因刻前記謹
述其事而識之於此

記枕木

先大夫性喜枕堅物此木乃從典童穉嬉戲時學宮與役所
拾之餘材因稍斤削恒置枕上遂數十年逮從典亦時代曲
肱歷官無不攜之夫以邂逅竟成久遠而益繫手澤之思是
不可以不識因綴以詩

歲週甲子六十途經燕粵萬千清風北憲兩世常伴華胥
夢邊

英德縣學宮新修青雲路碑記

英德縣隸韶州踰嶺而近蓋昌黎子所謂中州清淑之氣磅礴鬱積物產之奇不足以當之者余嘗知其縣事創近聖書齋於學宮之右令諸生講習絃誦其中維時有爲形家言者曰再於左闢青雲路利士子余有會於心而未逮旋以

丙召去閱二十年陽高母君儀以幹才調劇邑慨然有事於此以白郡守胡君范相與出俸錢倡之而以衆力佐其不逮倣工於丙申今告厥成綽楔雄列高閣挺峙旁治

官舍與近聖書齋左右相翼爲學宮之偉觀英人士繪
其圖並胡君之記來徵余言固謂余之志也或有問於
余曰英之川巖靈秀天產最奇以地氣言之誠鄒魯可
望公之前以近聖名齋善矣而茲又以形家言以青雲
名路於近聖之義何居余曰道莫大於天形亦莫大於
天雲觸石而出至於霄漢望之蒼蒼然則青雲者天之
象也伯夷傳謂顏淵附驥而行顯又謂砥行立名非附
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夫附驥者附於孔子云爾然
則所稱青雲之士豈非聖人之徒耶後世得志於時者

咸以青雲目之而自宋人以來則又專以青雲爲科第
之美名故形家相沿遂以之名路斯固與前古所稱異
矣吾之稱名惟不謬於古則雖因於形家而不主於形
家故名青雲猶之乎名近聖也未足以爲病也且自選
舉變而爲科舉士猶間有以異途進者迨吏道雜而多
端則經術之士貴矣科舉首崇經術則羣天下科舉之
士皆聖人之支流餘裔而考行而能掩其言者則又聖
人之嫡子孫也士欲用世不得不擇一途以自處而擇
一途以自處卽不得不同出於科舉然則擬以青雲毋

亦積重之勢使然歟雖然安可不究其極至乎哉蓋變而無不通者勢也貞而無不勝者道也不失其時所以與人之爲徒不易乎世所以與天之爲徒天不變則道亦不變道不變則學亦不變此余所爲以近聖名齋而惓惓於英之人士者也然而在英言英則尤有說焉韶石名郡鳴絃名峰英石發響於金玉韶州府有韶石山誌載舜作樂于此其石有左闕右闕寶蓋等三十六名按以名郡英德縣有鳴絃峰誌載舜彈琴於此又載邑東英山其石有金玉聲世稱英山卽此非造物之奇於物不奇於人也物之奇造物者之靈爲之人之奇必造物者之靈聚而後一間出之

是其勢嘗相待矣而道且烏乎待哉而學且烏乎待哉

又歲在辛卯英之學夜相驚以光亘數丈經旬餘

英公車士

云英乏科名且七十年自近聖書齋建後相繼登賢書者七人

余聞而異之嗟乎造物

者之靈其待而發者機耶抑更有待於其人耶旣爲記

以答其請復綴之以辭俾人士歌之以佐賓興之盛云

山兮匪高層累而巔水兮匪深瀝而爲淵矧是克念希

聖希賢同登孔堂吾何畏焉道若大路行亦維艱途半

則畫等躡而顛惟日不足以月以年神契石韻趣領虞

弦顏苦孔卓漸近自然優入聖域青雲在天

先大夫墓表後記

於戲維我 先大夫顯考府君捐賓客二十有七年矣
墓表蓋甬上夫子過粵東時撰 府君初贈文林郎夫
子以文學直道由侍從累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假歸宜亟請易官階以光塋兆而仍用前銜者著
其實也表成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今始刻石者兄緩
之也從典由粵東

內召過里門呈稿於兄兄讀之泣然流涕復備述避賊時事
且謂從典曰不棄子無以存孤姪非存孤姪一念亦無

以庇祐其子若孫以至於今今吾年近大耋子孫成行
伊誰之賜歟弟行矣敬守先訓恪供厥職積善而昌
久而彌光吾以卜吾家福祚之溥將矣邑人士思府
君學行合辭請祠於鄉賢邑宰上其事報可庚寅四月
奉主入祠其同時祠者族兄少司農兼三公少司寇巡
撫浙江公孚張公府君特以齒先觀者無不感歎相
國陳文貞公作三鄉賢記以紀其事并爲侑神詩三章
首章蓋爲府君也詞曰菁鱉之精析城之靈是生哲
人孔道以明約身厚志履仁臨義其氣浩然塞乎天地

蠲爾籩豆卜爾烝嘗以將以饗來假帝傍記文多不盡
錄今刻石祠中者是也府君立德立言古稱不朽又
得鉅公鴻篇足以傳之無窮弟兄旣考終從典又繫官
於朝用是未遑伐石自以侍御史洊歷京卿遂貳御史
臺恭遇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萬壽大慶復邀

曠典 顯祖考府君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兼
管光祿寺事 祖妣延太君贈淑人 顯考府君由文
林郎廣東英德縣知縣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仍兼管光祿寺事 妣前母延太君 母白太君
俱由孺人加贈淑人從典既授階子亦以三品廕生入
監讀書於戲自我 先祖父積德篤行以至於今蓋數
世而究以

國恩光顯天之報施善人果有爽邪從典才能不及中人歷
官二十年幸無隕越允惟 先德是賴故既立石阡道
并敘次作表後事使吾子若孫卽其榮顯思其隱約無
務乎華乃以世吾之家

題李熹元扁後

李子熹元祖鄉進士美中先生父太學生存正公所居里與
陽城僅隔太行美中先生與先大夫前後同受業師因有舊
予弱冠時遊玉川先大夫命謁見起居亦得交存正公公年
比予差長甚相懽也屈指於今五十餘年李子年十有四以
書投予述其祖父謝世家業凋零孤弱無倚狀甚悲苦讀之
惻然愈以深今昔之感語云善人必有後天道固然爲題扁
代書因以慰解之異時成立卽以予言爲券可也

答左馮

幼童課其書字原是餘事調其性情原是根本事調其性情者變化氣質之謂也但氣質非一朝一夕所能變化沒柰何只得且以書字爲急而變化氣質却另有道理在

氣質何以能變化曰習氣爲最口語教誨次之俗人家子弟不與俗期而近俗詩禮家子弟不與雅期而近雅豈性果異哉積習使然也人之家道若正內外上下所言所行不離乎正幼童耳聞在是目見在是其性之所習不知不覺亦在是所謂不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六七觀於孟母三遷可以



原件短缺

P20

類推

其次在父母善教蓋幼童親近師長時少親近父母時多父母若能因事之可教而卽教之或因時之可教而卽教之最爲易入此迎機之導所謂有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三四以上二者教之要道也至於書字似與性情驟然無益然幼童知識漸開或讀書寫字時不無講解於道理亦必稍稍漸明平日間不言之教與有言之教潛移而默化之者多多矣知識一開道理一明氣質豈有不變化之理天姿英異者氣質之累或多變化較速天姿樸鈍者氣質之累或少變化較

自同子稍有知識我之舉動倍爲操心反多一番拘束爲教子也此子虛數八歲實計之不及七歲耳看來亦有易教處數端甚知畏懼我有不是惟恐知之我亦只作不知此其可教者一頗喜好書字常常督之未嘗不苦未嘗不猾及數日置之又未嘗不思此其可教者一似亦慕名似亦知恥大約性在好強一邊此其可教者一有此數可教吾之所謂不言之教旣已默而施之矣其有言之教又時時相其機而用之矣至於分句讀課筆墨姑付之老蒙師但令其無廢日功而止寬也由他嚴也由他能責備責備之亦由他不能責備誘

嶼山集
三
哄之亦由他此時此際教此子之法只可如此極該如此雖有明師嚴師無所用之如懷中之乳兒然但須乳耳雖有膏梁之味與兒何益能無暫置高閣哉偶與左馮論此其言遂長有問此道者不妨併告之

與家西疇書

久欽令聞未領高談近鍾麟外孫來京自喜得沐教澤且備述師範之嚴切講解之精詳又能時時發人所未發吾陽教授一途不聞此風久矣將來羽翼正學獎進後輩里有人焉不頌西河而頌河汾一太快事也鍾麟質近此道入手已遲往者不諫來者可追既已得所依歸倍蒙矜恤誠此子不幸中之大幸也至於舉子之事先求俗通此時若不俗通終身不能通矣故設法誘其俗通專務也餘力卽講雜學兼務也雜學兼務不妨吾陽長老多云雜學荒廢正業此說固然然

試看少年讀書之人正業而外何事不爲何話不說何閒書
不看何雜戲不習獨不荒正業乎而兼務雜學便荒正業則
亦非通論也鍾麟在京時愚計其不能久居忽忽易過一般
閒費日月故於講文之外令其抄錄古文數十藝又令其學
看通鑑從韓趙魏三分晉地起詳其訓詁明其句讀已至東
晉末矣雖僅粗記一二然扣其胷中某代大略如彼某代大
略如此稍亦能言之想讀史者其初應皆如是也詩之一道
活潑性情閒時亦令習之况二三場初有添詩之議今雖仍
沿舊例將來皆不可知也而求之茫不知其何所謂矣偶因

論此子質性聊並及之肅此專候與居臨楮神馳未竟所懷
又

勞勞公冗文事久疎鍾麟外孫帶來尊稿心甚愛讀未閱清
楚又往江南勘事回時一刻未閒因不能全用筆以細批也
何歉如之然大約理解甚精遣詞亦間有可商處但精處確
可問世而可商處亦未許淺人輕易指摘也偶評數十首亦
以荒疎之見謬談未必遂當作者之意諒其久沉俗冗可耳
外孫初次觀場殊不諳練得隨師長愚復何憂外付卷資略
陳微意秋風桂子翹望佳音肅此專候與居臨楮曷勝神往

之至

答白彥京書

吾邑貧瘠豐稔難支無論歉歲豈料前秋夏之交五省災荒
竝告弟念及吾邑仰屋而嗟束手無策雖中經竭盡綿力安
能小補接讀門年先生華東猶以口碑爲弟稱何可當耶來
翰又言衛令親售房一事其意甚美但向來鄉里間皆以外
貌論弟而切實處未能周知卽如前置街東之兩院以弟人
口無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後稍稍修整圖爲苟完苟美而
已詎意小小之工數年未畢以弟如此置產較之置產者豈
不可發一笑乎易曰窮大者必失其居詩曰無田甫田維莠

驕驕今若再爲此舉仍舊則不能重修則無力其無乃田甫
田而失所居乎且以今歲災荒論之寒門子弟之在家者荒
弟之在官亦荒而在家之荒皆併而爲在官之荒又兼公冗
交迫食不下咽則在官之荒實倍於在家之荒矣時絀舉盈
豈不萬難乎哉夫緩急相商鄉里之美事也門年先生之玉
成相全者實多也况以親則確知底裏以望則人所信服弟
亦何嫌何疑尚有不從但與平日之本意相違又值今時之
物力未備柰何柰何存此再爲相商可耳肅此統候興居臨
楮神馳未竟所懷

祖宗會首公書

從典寄字 祖宗會該年會首族人知吾族祭掃舊例其清
明十月初一日俱在 塋上備兩大祭但舊時地租園課不
敷應用每致苦累會首吾家 司農大人於修 祠堂後念
賠累非久長之道因將十月初一日之祭用羊隻移祭祠內
此乃一時權宜原非得已今予積俸五十金寄左馮孫收貯
族人可照此銀之數察訪園地置買數畝每年收租以充祭
掃之用既添此用便可於十月初一日復舊移塋大祭矣想
族人聞之自是樂爲但訪就園地立契時不必再立予契若

立予契子又送入會中多一轉折契亦難寫今予想就一塋
上地主之名曰田祭田其契內當寫賣與田祭田名下永遠
爲業字樣其契族人收執輪年交替次將予買田始末開載
帳簿之內族人再將所買某人園地若干價若干糧若干某
年月日交易中見何人坐落何處何人課種每年園課若干
之處公寫明白遠寄京邸從此祭旣復舊錢糧亦寬然有餘
於十月收場之餘遠邇共至先塋一大聚會真快事也事如
可就以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一日爲始惟族人急留意焉

與姪孫于郡書

于郡見字今有三鄉賢碑石專著人送回家去其修鄉賢祠
碑亭嵌石一應詳細俱在左馮書中今有稜就墨刻一套與
你稍去此傳家之寶也不知你能珍重否你 老祖生前之
大德行身後之大名望並我與爾等在鄉里間之大體面皆
係乎此至於富貴貧賤皆是淡話了爾亦知有此等道理乎
否然旣在學校之中亦安可不知有此等道理思之乎思之
乎思其言外之意也並思其意外之言也

與家樹滋書

別後有書相候想俱見矣數載相依一旦濶別常情尚以爲難况在道契乎去歲佳章相賀近又屢接瑤函奈日事公冗筆墨往來之事竟置高閣曷勝歉歉王鍾麟近日如何觀其言辭志在上進急欲離家覓館讀書不知有可推薦處否伊素在愛中希爲留意也同兒讀書無誤並以寄聞臨楮無任神馳

陞任家書

侄想見字我於五月初十日陞補兵部右侍郎仍管光祿寺
事官雖高一寒如素也你當拿定主意守咱家祖父以來儒
素家風若有以富貴熱鬧之言欣動你奉承你者皆不根之
談毋為其所惑也慎之慎之

與侄愬書

王外孫來聞知家中俱平安也家務事前書已詳今不
再及

皇恩賜物甚多又

賜清謹公方綾扇一幅

御製詩字扇一握歲暮

賜御書大福字一箇又

賜食物多般實當不得其食物之尤精貴者先祭祖先我自
得

嶼山集
誥封後屢欲祭告先人只因一年之內卯入酉歸人事俱廢
空作祭文一紙至封印後尚無開日遇此

恩賜之物遂於新正初二日舉行祭禮時雖倉猝心實暢快
此旅邸暫行之焚黃禮也墓祭焚黃俟諸異日耳祭文
稿稍去存之

答姪孫于郡書

于郡見字聞吾縣雨水不缺秋成可望第一可喜都中
俱平安免掛慮也來書言你七祖殯葬一事諸事皆
算周備外邊人情亦好以此可見作事近情近理鄉里
人無不相服者敦孝友立德行是爲人大節目若言爲
我面情自然也有幾分其實不盡然也總之爾輩居鄉
行事大槩雖然在我亦要爾輩素日德行言至此不覺
令人動氣也外有

御賜物件數種並食品多端敬付于郊開單稍去詳細分送

或多或少皆

皇恩也不可草率新

誥命四百本斟酌送人

賜詩字墨刻一冊送新父母鄉試錄七本存家前寄我之擬

墨縣中議論若何餘不再悉

修墳家書

愬侄見字于郡於歲內身故我歲外始知吾家大不幸此子亦甚可惜奈何奈何我常有無數大事在心那堪再添此事爾今年近半百少已不算少然老亦尚不爲老新遭不幸自然諸事淡了然世情上事該淡孝弟德行上事雖到老死亦不可淡此語須記之我在少年時世情上事人看得如火炎一般我心平平至今得此力然正經大事今年七十五歲矣毫不減於少年 祖先大事不曾辦得一年一年悠忽過了心甚不安家中不成材料之人有極可憐處有極可恨處幾

時去此二病難哉難哉後墳上必得一享堂纔好但佳城之
內地窄難以修理想在佳城外稍南些正東西向修亭子三
間廚房一間炤舊墳式樣其石人馬俱那在佳城外正南北
相對似亦使得但此地原欲作贍墳之用今既修亭子又立
石人馬占地必多畝數自不足了必得再添但此贍墳地雖
有其言尚未說得明白每年祭獻大不豐盛急宜相商忽然
想起心如炎燒你當於此事打起精神來做勿心淡也再亭
子去佳城南北差多少其亭背後去地堰差多少石人馬正
南北如何排列相去各多少畫一圖來我再定奪可也此寄

砭愚說贈開翁殷大司馬

昔橫渠先生作砭愚程子慮起爭端遂令易名今爲砭
愚說以贈先生其意何居蓋自名或以起爭而以某贈
先生所以息爭非以息他人之爭所以息某與先生朝
夕共事之爭抑或雖爭而人不之覺則受教多矣何言
之某與先生同官治事樞密之地案牘如山情僞不可
究詰有時往復辨難人或疑以爲爭某解之曰是和也
非爭也夫四氣順而後大化成專於一氣非和也五味
調而後和羹平偏於一味非和也况羣議所集不直則

道不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意識所拘長短互較
似乎爭矣而取其大同寧嫌小異取其終同寧嫌始異
如風之觸物而鳴過而不留則鳴於何有如水之激石
而聲順乎其道則聲亦不聞雖然有道焉有氣焉閭閻
侃侃各中其節道也徑情而直行之雖自信其中之無
他氣而已矣蹈道則未也此非變化其氣質不能非日
與賢公卿居亦無由以自進也一日與先生論事相辨
甚久既而先生曰予性躁詞多真古之愚人也吾將以
古愚名吾齋焉夫古之愚直疾也先生

邦之司直豈特古之愚直而已顧辭直而居愚某將何以自
處乎然則某滋愧矣某於直誠不知其何如而其爲愚
亦已甚矣某嘗以古之遺直自勵初不自知其愚乃今
於先生知之則先生之風真足砭我之愚也哉司馬溫
公居政府時蘇子瞻論事爭持不決公正色待之子瞻
益不屈公改容而謝某什伯不逮子瞻而先生乃以司
馬公之量優容之此愚直者之大幸也繼自今或時時
採其所長恕其所短勉其學之不及化其質之所偏使
愚不終愚因得附先生之直以傳於世是又在先生之

終始相砭也因念橫渠東銘有箴過意但昔之所箴謂其遂過而成愚今則因愚而致過過不同而愚同故取其意爲砭愚說以贈

選陶庵先生四書文

陶庵先生文宏博深渾初學後生未易測其涯涘然却不可不讀讀之之法且不必驟學學之反添生硬之病道在講習之討論之日積月累久之自有不同於人者所謂食龍肉自然出龍氣也三圈者先讀兩圈斟酌之未入選者以俟異日非有所去取於其間也

雜說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陰極陽生之卦也陰氣正盛幾於無陽而一陽忽生莫可止遏故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夫天心無改孰能改乎其在於人則不遠之復也故稱之曰元吉元吉者大善而吉吉之至者也書之言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之與聖相去不啻天淵而克念可以作之此卽不遠之復也其曰元吉者卽作聖之謂也此不遠之復卽大學之所謂慎獨中庸之所謂致曲也夫慎獨之功人鮮不忽之者而先賢分爲善惡關比爲人鬼關蓋言出乎

此卽入乎彼也不入乎彼卽終不出乎此矣其亦甚可畏也哉故教人慎之中庸之言致曲也亦然曲對直而言致其曲由其病之稍愈處致之也夫病之稍愈視大愈也尚遠甚然此而不致則其復於大病也易易耳此而致之其復於無病也亦易易耳在己之誠著明在人之動變化皆次第而致之矣豈不要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言其不多也謂心也存幾希之心卽大學之慎獨中庸之致曲書之克念作聖大易之中行獨復人盡而可以見天地之心者也然此皆就其用功處言之若論其道

之源則乾彖辭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一言以備之矣

傳註之學惟漢鄭氏號爲最富如論語一書有古論語齊論語之殊而合齊古而註之者則鄭康成也禮記亦號鄭註周禮儀禮亦號鄭註孝經亦有鄭註毛詩亦鄭之所箋夫鄭於他經皆言註獨詩言箋者何蓋以毛義備矣而箋者表也識也表明毛義而記識其事所以見尊毛之義也此又註與箋之別也尚書在漢有古文今文之異而其時孔氏之傳有功周易在漢有西都東都之傳而其後王弼之註名家若夫註

孟子者趙岐也註公羊者號何休學也穀梁則范甯集解而左傳則杜預之所癖也爾雅一書尤聖學之津梁郭璞用心者凡二十年深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名故學者至今祖之其後孔穎達賈公彥楊士勛孫奭邢昺之徒則又就傳註之下各爲之疏焉夫諸經尚矣然非漢魏諸儒之傳註則經亦無所於考傳註尚矣然非唐宋諸儒之疏則傳註亦無所於明特其中不無穿鑿附會者焉故窮經而經亡終不免於記誦辭章之學而宋之程朱出而經學始大明於天下也以程朱爲宗以諸儒備參考可也

書贈俞丞詩後寄白彥京

舊歲武關中遇大興俞丞能詩聊爲長句因以贈之長安詩人聞者因嘆廬陵窮而工詩之言未免落寞而劍南窮乃工詩却未然之句得余詩遂爲定論也乃今觀於彥京門先生而又不能無疑焉彥京席王謝之世富貴風流尤能詩以世其家學上可與其家太傅後先輝映然太傅詩多言樂境而讀彥京投余新札不啻苦矣余思之未得不得不歸罪於詩或曰若如此則公前關中贈人之作非耶余默然不能應卽書前作以寄彥京關中與吾鄉工詩者共相參論因以定其

說以寄余以告長安之能詩者

洎谷張公墓表

浙江開府洎谷張公以康熙丙戌歲卒於官維時民號於野士嘆於朝往禮臣循例請卹類皆得半葬獨於公之請

上特予全葬

遣官致祭如例

恩寵獨厚云卜葬有日矣孤汝欽持狀走

京師求予表其墓石予維公之立言見於封事立功存於治所垂之青史自足不朽又焉用表爲雖然表者表其

微也人固有功名震天壤而上下之交不終事後之思
不永或者其微亦有可議者與公跋歷中外真不愧前
人清慎勤三言而要有其微焉者是烏得不爲表而出
之按狀公初仕雲南之太和縣下車誓神盡除夙弊各
當事聞之嘆爲滇令第一人去滇時詩有點蒼石好無
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之句擢監察御史巡視長蘆
政長安貴要有託撫軍屬以事者撫軍以公性嚴難干
以私因謝絕之旋授提督江南學政益自刻勵先是江
南學使者惟遂寧張運青先生號爲公明與公稱二張

焉於是聲聞達於

宸聰屢加顯秩深以大臣風格器異之未幾

簡授浙江巡撫三年之內抑奔競糾貪墨飭綱紀題留標兵
撲滅嘯聚文武諸大政釐然備舉而其要尤在以已之
法興人之廉以故秋毫無所取獨役水夫二名猶謂經
前官革除自以不及前賢爲愧其清有如是者公凡事
詳細而於讞獄尤加慎重方在西臺時有昌平州旗婦
王氏及賚黃彪李三兩案獄皆成矣公俱以中有疑情
覆審數四不憚煩卒一一得實定獄誣枉得釋同讞者

嘆服之衡文三吳閱卷凡三十餘萬無不過目者監臨浙闈尤惜人材纖細事必躬自督率旣以積勞邁疾沒之前數日猶扶病錄囚僚屬見其憊甚僉謂宜靜攝弗聽其慎與勤有如是者或曰清易而慎勤難曠達之士薄政事爲俗吏公惟涖政不倦故益以濟其清或曰慎勤易而清難庸謹之儒每貽經術之羞公惟不媿經術故益以成其慎與勤嗟乎是皆見公於外而未能窺於其微者也未能窺其微雖有素絲之節匪懈之忱其與勉強期月之間苟以求名者之所爲何以異乎蓋公所

勵者清也慎也勤也而所以出之者誠也中庸之所謂一所謂豫皆是物也誠故生明明則表裡洞達而無矯激之偏誠故生勇勇則始終堅強而無遷徙之意誠故能獲上獲上則信久而不見疑誠故能入人入人則論公而不可泯閱公自敘年譜

上賜綾扁有推誠遇人四字是其精自乃心以上孚一德者洵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及沒後舊所歷任之處相去各千萬里紛紛請祀名宦不約而同斯豈可強而致耶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真西山推論武侯事業之

本先之以誠而范忠宣生平所學自謂得之忠恕二字
一生用不盡忠恕所以誠也歷觀前代名臣其分別處
類在此知斯者可與論公矣公諱泰交字公孚洎谷其
號也山西陽城人康熙壬戌進士其官階世系及居家
之孝友遇事之才略建言之丰采俱詳載誌中予於公
爲心交竊謂能窺公於微故特表其性行如此

坦菴呂公墓誌銘

余自粵東歸里居候考選間訪梓鄉吏治士民嘖嘖稱
寧鄉呂公譽之不容口康熙四十二年之冬科道員闕
御試部屬及行取縣令以奏疏二篇余忝在試列見有舉止
端凝從容於奏對者則公也及退閱其草剴切而爾雅
命下旋拜監察御史自與公同時入臺周旋朝省至於卿貳
相知尤深云公起家知寧鄉縣縣當荒歉之後署中儲
侍悉闕或謂其不便公曰事事求便於已則不便於民
者多矣請於郡免差提下縣緩征減耗招徠流亡鬻子

女者爲設法捐俸贖之盡革陋例暇日則與士子講學
論文科名以興卒以報最行取入御史臺巡視中城釐
奸剔弊不遺餘力典試雲南江南及爲留都丞皆掌文
柄公素工制科業而矢之至公所得皆知名士今濟濟
詞館之英指不勝屈也爲僉都御史時男子宗四因姦
殺許氏母子五命賄囑屍親將息訟矣公駁之曰許氏
卽自殺不必殺其子女且右肘已斷右肘斷不能自殺
先自殺誰斷其肘乎卒寘之法總督倉場咨訪利病不
縱不阿監督運弁無不感且畏改佐司農與尚書武進

趙公同心協力終始無間言兩任皆錢穀煩劇第以夙
夜在公孜孜無斁出內會計吏不得以爲奸公爲人寬
厚長者忠朴無他腸而感慨意氣其於得失毀譽毅然
而不顧擴然而不留初入臺時相國李文貞公巡撫畿
輔文貞爲一時欽望

簡任方隆公以秋審事意見未合卽具疏激切入
告厥後文貞當國益重公人兩賢之爲副都御史時侍御徐
君諱樹庸建言曾指及公公不以爲嫌及佐司農乃於
廷推薦之久之侍御內陞尤佩服公之德量苟非天資

素厚聞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此余之於公一見如平生而久之尤爲心醉也公詩文甚富皆有集行世詩宗盛唐尤稱作者嘗曰詩闕氣運不可不知夫發而不收雖造化爲易盡極而不返卽人事爲無功是故由盛唐趨而爲中晚爲宋元甚易由中晚宋元復爲盛唐甚難然而難易者其勢而勢無往而不復之理苟不惟其理惟其勢微特中晚宋元卽盛唐之詩先已不能復而爲漢魏爲三百篇矣謂刪後無詩可乎吾於中晚宋元非不賞其奇樂觀其變然由奇以思其未始有奇由變

以思其未始有變則采納猶白賁也舍盛唐將安歸乎其論詩如此故自漁洋王大司寇相國陳文貞公皆當代宗工於詩皆推公焉自公之去感念良友嘗爲長歌寄之不圖歲在龍蛇大星忽隕寢門之痛其能已已乎令嗣憲曾等以墓門之言爲請噫舍余誰當銘公者公姓呂氏諱履恒字元素號坦菴宋宰相文穆公第六子兵部侍郎諱居簡之後明初諱俊者由山西洪洞遷河南新安俊生獻獻生鑑鑑生思聰思聰生元元生景陽景陽生鄉贈戶部侍郎鄉生孔學封戶部侍郎又以賑

饑特贈右都御史公之曾祖考也南京兵部尚書贈太
傅謚忠節諱維祺殉難鄉郡學者稱明德先生公之祖
考也

皇清福建道監察御史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諱
兆琳公之考也妣王氏封孺人贈恭人孟津王文安諱
鐸女也公以康熙甲戌科進士初授山西汾州府寧鄉
縣知縣行取考選廣西道監察御史內陞歷奉天府府
丞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萬壽單恩

諱授中憲大夫陞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倉
場戶部侍郎轉戶部右侍郎生於順治七年九月十一
日卒於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年七十今以某年
月日葬於新安城西北之原元配孟津王氏山東濟東
道諱无黨女文安孫也名族習禮賢孝宜家卒年二十
九贈恭人詳見公所自爲狀繼澠池徐氏江西德興縣
知縣諱叔雅女卒年二十三繼洛陽王氏歲貢諱用儉
女卒年二十三皆莊敬柔嘉撫恤諸子有鳴鳩之德側
室孟津王氏爲箴中饋家政賢勞尤有阿乳子女之惠

享年三十七並祔葬今夫人新安王氏處士諱養林女
封恭人子男三憲曾舉人徐夫人出宣曾舉人側室王
孺人出守會附學生今夫人出女五人孫男四人公遷
公澤公詒公望孫女二人婚嫁皆名家公家世經術科
名特盛自忠節以下四世第進士厥弟今編修謙恒編
修之子今中翰諱耀曾皆甲科宜牽連書之諸子尚有
鄉貢二人云銘曰

有所見於心必矢諸口是爲言官之守有所觸於外不
繫於中是爲大臣之公遠繼文穆之德量近繩司馬之
朴忠讀書有得操行克終不朽者三曰德言功峻函之
原連華挹嵩鬱鬱萬年奠此幽宮

趙太公墓誌銘

丙申春益都趙夫子書來 京師示某曰不幸遭先君
之變卜葬有日矣惟墓道一石以屬吾子某惟誌之初
意亦使後人知其官爵里居及世傳生卒質而已矣無
以文爲也自後文章鉅公率於誌中傳人之生平則誌
乃與傳並重而其文遂難其人必若並誌於傳求如近
古之文章以傳公則某誠謝不敏惟是據狀而書無失
則漏無失則諛以備史傳之權輿而已則某固夫子所
識拔士重以使命之專儀狀之備若惟某能任斯也者

其何敢於辭按狀公生而沉敏及長學靡不究而仁孝之性尤不可及年十四補郡學弟子屢蹟於鄉舉年三十八以夫子貴封如其官遂弃去帖括業奉父母色養融融內外族黨無間言年四十五居父喪竭情盡禮歎然猶若有未備者積憂勞遂得眩暈疾偕配孫孺人奉母以居凡六載孺人棄世公抑情自力兼殫內職四年如一日而母八十七壽終公年五十有五矣凡附身附棺充充瞿瞿致毀無減前喪時由是疾益深恭於兄兩弟早世撫其遺孤有成從弟諱作肅者與公情好尤篤

疾革與訣過痛遂成風痺右手足不仁歷十四年狀稱其病始於孝成於友殆性命以之云蓋嘗論孝子之於親也竭力焉耳矣觀戴記所紀子事父母及喪葬之儀節其教人以愛敬誠信者詳哉言之故曰此而不盡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若夫力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則禮亦有時而止故嘗使之無至於過者所以全孝子也然而至性之士則禮教亦有所不能拘蓋其衷有所憂人不能解故志之所壹官骸聽命雖勞苦倦極疾痛慘怛而已若不知以彼其情施於忠則嘗過而忠於孝則嘗過

而孝推之所愛亦愛亦未嘗不加人一等也則公之至性人真不可及也已家有鐵山冶者所資告之官盡捐以給貧民父有腴田百餘畝疎親某借之畊父歿而還之重違先志不可久之其人遂立私券以據之事發有司奪田還公公不能違然終不以入已其他賑窮周急未易更僕數要之皆自其仁孝之心推恩而出故能事克已利物如是也夫子負蓋世才林居日久一時名公卿皆欲論薦公聞之曰凡欲論薦者必有取爾也苟可取者既在則出與處何異且汝前官

京師時吾心

常危今始卽安矣柰何復以安易危夫子遂不出公性嗜酒愛客先人有園在秋谷益葺之時時往往則與故舊子弟流連觴詠終日守土官長及過客造訪皆以疾辭不速而徑詣者延接之亦不倦而獨不欲言及郡縣利弊以故人皆高其風致咸謂似謝太傅而曠達不啻過之矣趙氏之先宋靖康中避地蒙陰明永樂初有諱平者遷於益都之顏神鎮有二孫次廷毅塋鎮城北子孫依之以居別爲北趙自平八世至某封諱某公之曾祖也前天啟乙丑進士

國朝江南叅議以子福建按察使諱進美貴晉封中大夫
陝西布政司叅政諱振業公之祖也拔貢生諱雙美公
之父也母翟氏公諱作肱字翼鄰

覃恩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生於順治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子時卒於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戌時享年七
十有二配淄川孫氏父諱琰齡拔貢生婦德母儀三黨
爲式與公相敬如賓

勅封孺人先公二十年卒備見公所爲狀初塋祖塋今年九
月十七日合塋焉子五長卽趙夫子執信早成進士入

翰林典甲子山西鄉試歷官春坊贊善回籍眷戀庭幃
養志不出今年五十餘猶爲孺子泣益見公之孝友世
濟矣次某某孫十一曾孫五婚皆名家銘曰

餘訝秋谷松風吼孝流飛薄蛟龍走中有哲人遺世垢
大璞不琢蘊彌厚隱居行義今安友幽蘭不采誰其咎
山頭高冢峩若阜白雲終古長相守

田母鍾孺人墓誌銘

人之行莫大於孝顧子於父母天性也親生之膝下鞠
育顧復孩提無不愛其親苟非其氣習拘蔽之甚宜有
油油然不自知者婦人之於尊嫜以異姓而父母佗人
之親其根柢已薄又未嘗學問明理義其於彝倫鮮不
惘然故余嘗謂孝子難其在孝婦又不啻倍蓰什伯而
千萬者嗚呼孺人其尤賢乎哉孺人年十七而適西園
封翁會姑白太君邁疾至劇甚少而新入門獨以介婦
奉藥餌飲食一切便溺動履之屬朝夕侍旁起居未嘗

不在竭力三年去母家三十里三年不歸寧白太君初
卽奇愛之久之益感念常以爲親生母女難得如此不
意得之新婦方是時祖舅姑及舅姑兩世具慶無不嘉
其孝者白太君以此得瘳究以壽考舅卒析居白太君
曰諸婦惟鍾新婦尤孝當依之封翁以貧故多授徒在
外其奉事有加無改寢處同室白太君大病雖愈而羸
益甚食不多而易饑每饑必噉常竊聽之雖中夜必興
手具食進屢止之不可四時衣服無不豫具寒則添熱
則減無待一時刻者如是者又二十年歷三十四年姑

婦間恩義深至故太君遇人必稱其孝見卑幼婦女卽
舉以爲訓曰爲婦不當如是邪老嫗相聚多言子婦罪
過若吾鍾氏婦惟欲獎譽而已以故內外無不敬仰太
君之弟年老時時來視姊見其孝養輒歎息不置一日
來大喜曰吾頃過某家門微聞其姑訓婦之語其所稱
引卽賢甥婦也閨閣中亦有公論如此太君將終寢疾
凡五月守視尤謹所呼必其禁家人不得作聲年過五
十矣盛暑困極假寐片刻而已丙戌歲太君卒與封翁
誠信殯斂明年丁亥嘉禾生於所居廢屋之址六穗者

一本五穗者二本三四穗者甚多皆以爲孝徵之祥焉
嗣子嘉穀遂於戊子鄉舉壬辰成進士入翰林恭遇康
熙五十二年

萬壽單恩封翁由邑庠增廣生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
一級孺人得今階旣逮祿養

恩榮賁加家慶所鍾年未六十卽抱曾孫雍雍怡怡一堂四
世第以三女相繼而歿哀悼成疾遂致不起惜哉初嘉
穀之在官也余留與同寓清貧相守常以不能迎養父
母爲憂聞訃摧毀卽爲之治裝遣歸念其家貧甚又再

分俸寄之逾兩歲始克襄事先期具狀請銘余於宗黨
間素聞孺人孝行按狀皆不謬且益聞所未聞不謂婦
之事姑有篤行如此者豈第尋常之孝婦又况孝子哉
又按狀孺人與封翁禮敬如賓安貧宴然內職不廢教
子女有法撫恤亡弟孤嫠事事明識知大體皆不可以
不錄孺人澤州鍾氏其高祖諱鑑以進士累官陝西參
政曾祖諱湛靈舉人歷任延安府同知荊府長史祖諱
才週郡庠生衣纓之後禮法相傳考諱瑞龍處士佃儻
有氣節母米氏封翁諱彤與余雁行爲文學名宿循循

順行君子也一子嘉穀翰林院編修加一級

教授文林郎女四人孫男一圻丁酉科副榜貢孫女一曾孫
男一長青孺人生於順治十四年丁酉十月初二日亥
時卒於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五月十五日辰時享年六
十其墓之村曰下芹原曰後坪塋以康熙五十七年四
月初七日與封翁前娶贈孺人白氏同塋白孺人有封
翁自銘故特舉孺人純孝大略使刻於石而系之以銘
銘曰

女子有行謂他人母厥惟賢明乃爲孝婦汗青列女煌

煌垂後吾宗令淑寧復愧負刻銘載文可以不朽於萬
斯年安茲岡阜

白母王太孺人墓誌銘

戊戌之冬白君彥京致書長安曰畿所以棄功名而甘
貧賤者以吾母苦節撫我不忍違離之故今一旦永訣
不孝孤煢煢已無生理第思所以不朽吾母者誌銘爲
重又念方今之顯而能文知我憐愛我非公將誰託乎
嗚呼太孺人之稱未亾人者蓋於今六十年矣婦人之
義從一而終一與之醮終身不改綱常大節也然孤嫠
相守茹荼集蓼此其悲憂不堪雖造物不得而解之者
而卒能矢死靡他白首全節非明識知禮剛腸如烈士

夫者其孰能與於此乎且以廉恥之故不易所天戀戀所生更相爲命固已難矣而舅姑之於婦本非天屬以人合者而能推不忍其夫之心以曲盡於其親使其親視婦不啻其子千百中不一二見也按彥京所爲狀太孺人且兼有之太孺人姓王氏是爲福建都轉鹽運使司運使王公諱崇銘申恭人之次女歸於贈翁官監生白公諱方厚是爲刑部尚書白公諱謙王淑人之次子婦其未行也父母惜其不爲男子其適白氏門以內皆以爲佳婦其事贈翁柔而正能同其心贈翁孝於親能

得堂上之懽心贈翁敬其兄能於娣姒無間言贈翁力學攻文清夜燈窻左右搯作均其勤苦生彥京方五歲而贈翁卒含殮之日家人痛悼太孺人色若不甚哀咸恠異之時已潛懷索將伺間自經以殉舅姑覺勉之曰死易耳立孤爲難婦卽死如此藐孤何且縱不念爾子亦不爲二老人計乎於是乃一痛而絕久之乃甦方是時所居階下五色菊方開洒泪所及一夕盡變白色至誠之動草木可感其信然矣乎嗟乎杞婦崩城曹娥出水傳之史冊讀者駭異鮮不謂爲烏有今而知其無疑

已司寇予告兄公故城令諱方鴻居福民舊宅司寇夫婦與太孺人別居化源里第獨依舅姑克盡色養司寇捐館舍故城夫婦以冢子婦主喪親苦塊內外之事咸取辦於太孺人條理井然誠信無悔護喪親串無不咨歎自是之後其於王淑人依依若母女寢處一室飲食則親芻飪之衣服則親澣紉之疾痛疴癢則親扶持而搔抑之未嘗一刻離也王淑人壽九十餘太孺人年六十矣而孝敬不倦其撫彥京也幼則保抱惟謹稍長卽舉其父之遺書授之督課不少寬假以故弱冠卽舉於

鄉再上春官不第責之曰爾自畫耶使爾祖父在必不敢爾彥京感泣學愈力以故戊辰遂成進士謁選得新貴令一官萬里携家爲難便道過門又值王淑人之喪彥京欲弃官不赴任太孺人責之曰吾家世受國恩爾方壯年豈得退休不思報效今祖母喪有老身在爾從兄在黔當承重促之歸吾當續往無憂老身也蓋故城冢子彥南諱岳時知永寧州云及彥京歸復以大義責之不懌者累日然自是始爲王淑人營塋襄事之後乃喜曰爾不歸吾姑不克塋爾歸亦未可盡非也司寇雖

致位九列素爲清白吏子孫衆多家無長物所仰給者
不過祖遺數頃田彥京到縣三月歸又爲之治家人生
產酌盈劑虛子姓婚嫁族戚往來使彥京忘其艱而人
並不知其家之貧皆太孺人之力也此六十年中痛所
天之不祿撫遺孤以成名以嫠婦而任子職侍養白髮
於晨昏以寡母而持家政支撐巨室之門戶艱苦備嘗
拮据無間孰謂其生長富貴全節爲易耶然此亦有自
來矣白王皆吾鄉巨姓世傳經術運使以廉吏報最歷
官監司司寇清名長德朝野欽望而尤加意於理學贈

翁弱齡庭訓卽聞儒先性命之說慨然有志聞道而早
歿則內外家法可知而刑家之化陶冶又深故完節篤
孝備盡如是是豈庶賤之族匹婦厲行者所敢望乎

國史采錄列女自有汗青可以不朽不在余之言之長也第
與彥京素好最深生同邑長同學同年成進士又同出
於甬上少宰仇滄柱先生之門望衡對宇幸屬芳隣拜
母登堂誼均猶子故不辭固陋臚列如右使刻隧石亦
欲託以傳也太孺人生於前明崇禎九年九月初九日
在室十七年歸於白氏年二十四而寡壽八十三歲卒

於

皇清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子男二長卽彥京諱畿戊
辰進士貴州貴陽府新貴縣知縣告病在籍次綬歲貢
士故城少子司寇以彥京鮮兄弟命太孺人撫之爲已
子者也太孺人撫之如彥京孫男四德璋歲貢士德琨
廩生德瑛附學生德瑀幼孫女七曾孫男二全仁友仁
曾孫女四今將以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初九日附葬於
履德莊祖塋之域贈翁之墓贈翁有司寇所爲誌茲不
復贅銘曰

春秋之法賢則必書叔姬全節共姬捐軀麟筆煌煌君
卿不殊嗟太孺人非其儔與殉夫未遂忍死存孤歲週
六甲金石弗渝上奉尊章共色愉愉三遷教子賢科宿
儒何不百年棄世長徂有子白首其泣呱呱同穴遂志
歸其室居幽堂永固吾言不誣

彥京白公墓誌銘

嗚呼白公彥京可謂孝子也已蓋嘗論溫嶠絕裾而行
以赴時難而抱恨終天何取顯揚也庾黔婁到縣未旬
心動而歸以侍父疾誠格鬼神千古歎息人子至性固
當如此子路有負米之歎令伯陳報劉之情賢者必孝
百行之原孰大於此叅稽往哲以衡時彥安在古今人
不相及哉彥京五歲而孤太夫人守貞撫之母子更相
爲命稍長下帷攻苦卽欲成名以博婺母懽恩蔭入太
學竟投牒應舉年二十七貢賢書三上南宮成進士太

夫人喜極已而相持大痛焉謁選得貴州之新貴令便道歸遇祖母王淑人之喪卽感痛不欲往太夫人促之乃行黔陽萬里不能迎養到縣三月卽引疾求去上臺固留之不可解組歸色養膝下依依者將三十年白首予舍年六十四始痛柩椁焉禫制方闋旋從地下衰年哀毀亦死孝乎初太夫人素孝事王淑人彥京歸猶以移孝作忠呵責然及是克襄塋事始怡然曰兒不歸先姑不克塋爾歸亦未可厚非也嗟嗟君親大倫忠孝大義人人皆知太夫人於其子之之官也激勵之歸養也

又慰籍之前後若異辭固其明識知禮如此而亦彥京賢養志之中又能養志焉故得太夫人懽心所謂非此母不生此子者而非此子天又無以報此母慈與孝俱可風也已彥京諱畿號默巖別號易閣溫其如玉醞籍瀟灑性慧而嗜書家藏萬卷自少至老終日一編作爲文章高秀獨出尤好詩受學於族父崇信令杭仲公諱象灝崇信學陶彥京從之遊觀其所就亦在香山劍南之間而敦厚如其爲人故常歎服其品雖生有至性亦讀書好古自有所得學力至到而德器純粹也在縣書

清慎勤三字於座右積案數十旬月之間盡爲剖決同
官感其孝尤惜其懷抱利器不竟其用士民攀留如久
宦恩德在人者白氏由陝西清澗遷陽城彥京生於順
治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卒於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初十
日年六十有七曾祖考諱所蘊崢縣訓導

誥贈翰林院侍讀學士顯祖考諱謙刑部尚書顯考諱方厚
恩生未仕而卒太夫人王氏彥京以官生辛酉中本省
鄉試擬元未遂以第六人舉戊辰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時山右九人獨陽城三人焉戶部主事王公

干峰諱璋彥京及余也余與彥京又同出甬上少宰仇
滄柱夫子之門焉彥京元配衛氏同邑鉅野縣知縣衛
公諱振輝女柔嘉習禮亦稱孝婦內助有勞竝見刑家
之化生於順治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卒於康熙五十
二年九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七側室馮氏成氏子男三
德璋德琨德瑀女六孫男二全仁純仁女二以今年三
月之望塋於邑西水磨頭祖塋之次來喜阡衛孺人祔
銘曰

辭其賢勞匪以逸淡於宦名修厥實孤嫠相倚忍舍而

出温清之暇富有著述南陔白華可補亡失惟將母之
素心六十年如一日聖善令終其志乃畢佳城相望永
安此室

先考府君暨先妣延孺人梁孺人白孺人合墓誌銘

先府君姓田氏諱某字某邑化源里人也其先世有隱君子

者諱某元末兵變徙自高平之赤土坡名賢貴盛之裔繼爲

望族當府君之身蓋十世矣高祖諱某妣牛氏曾祖諱某祖

諱某妣皆王氏考諱某前省祭官妣延氏家世多古風而祖

妣以苦節著聞考妣皆至孝事載家大叅平寰先生墓表及

家乘府君鍾其氣特厚故爲人剛正慈和處心光明洞達落

落不牽於俗自少至老屹然可以砥世礪俗焉早孤兄弟三

人府君其季也性皆孝友和氣萃一門長兄壽官諱某有隱

德仲兄廩生諱某卓犖人豪文名震三晉府君用以家學自勵寒暑不輟學成遊於庠與仲兄齊名然皆雅不欲以文士自居而府君以異等走并州應鄉闈試連不得志於有司遂絕意舉子業獨究心性命於理學大儒諸書靡不探討而精者尤在於易其學易不專於易求之嘗舉全史手錄其興衰大故藉以相驗卽經世微意有問者第粗爲舉似而得意處不能告也其學有如是者居家教授子姪必舉先人遺訓一二飲食之細亦曰吾父吾母嘗如是念舅氏門祚衰薄其孫子有僅存者謀之勞心焦思過於其子若侄曰得見若輩成

立異日可以對吾母地下矣爲諸生多大節遇變挺然不屈嘗曰干城名教豈問窮達雖女貞不字之身正當如大任在已豈得輕有舉動耶賴其言獲全素履者甚多急人之難恥於見德有被中傷者生死在出入當事採諸生公論府君僅識其人爲抗聲倡先救之幾費委曲獲免其人終其身不知脫已於禍實府君之由而府君亦終其身不令其人知也量能容紛紛輕薄不足當一笑然一遇稠人廣坐之中持公論無少假藉凜凜乎如烈日秋霜雖自謂賁育不可犯也舉鄉飲賓遜謝弗遑邑侯固請乃出其性行有如是者體貌壯偉

尤宏於聲苟有以善言進者與語輒竟日不休驚聞遠邇家
先富後貧絕不以財產爲慮卽有急曰此事自當有安置過
卽忘矣居嘗語身後事談笑道之略無諱忌不孝因問誌曰
沒而埋文於墓謂之誌非古也然其用意深遠猶不大戾於
古若使人譽之盡失其生平吾甚恥之且前賢嘗有自銘其
先人墓者汝異時第約略紀吾行事無務爲粉飾言卽不文
人豈有非之者哉及病篤後事無一語道及易簀之前日猶
問花木及所嘗讀某書在某處絕不見他有係戀其襟懷有
如是者嗟乎以府君之學之行而志不伸道不顯教不孝兄

弟期於大就而兄才旣不爲世用不孝又略無肖似均不能
大厥顯揚潛德幽光自非世有發明之者孰克表而傳之於
後獨是墓道一石卽以誌爲狀則惟不孝能自道之焉今卽
所嘗見聞者謹撮其大端以記略固有之而要其形影精光
無一不於是而在也配先妣孺人延氏繼梁氏繼白氏皆早
卒府君年五十三不娶生前明萬曆戊申九月初四日康熙
己巳歲六月初二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二以卒之次
年庚午二月初十日葬城北山頭之新阡延孺人湖廣彝陵
州吏目諱世源女以前明萬曆丁未十一月初九日生天啟

甲子十一月初三日卒梁孺人鄉耆諱名材女以前明萬曆
庚戌四月初八日生崇禎丙子六月初七日卒白孺人鄉耆
諱賁亨女以前明天啟辛酉六月十一日生順治庚子八月
二十六日卒先妣三孺人行事先府君嘗爲不孝言之而白
孺人生不孝十年而卒不孝猶能一二舉之先府君之言曰
汝三母之性行各殊然於吾皆大有造也方吾少時家頗豐
裕人以爲足安樂而延孺人識遠大時時進規箴之言裨益
不淺幼知書能詩文曉大義生富室其父母尤鍾愛之及歸
於我有淡泊家風能得堂上權顧德有餘而數不足悲夫梁

孺人纔十五六卽能治家而事我甚謹必大事煩吾區處餘
度吾所厭者皆勿令聞夫以吾之不事生產值家漸多故而
慷慨方有大志使得不以家人言時時亂其中懷者梁孺人
之功也至白孺人之所爲難矣時家難方殷汝兄幼失恃妻
道也母道也當此蓋難言之而孺人可風焉孺人尤富室女
歸我時年十七自後機杼聲不絕者凡二十餘載以少君之
清苦兼德耀之恭敬洵急難中之良友也汝三母於予皆有
功而延梁當其常白當其變是以心念及之猶耿耿耳維時
不孝心識之維謹而不孝猶憶爲兒時先府君遊外白孺人

督不孝嚴甚日不惟令讀書動期以法曰人家聰明兒子極多不沉厚終不濟事聞不孝能多習句讀欣然喜至有人譽之則憂時童子無知嘗疑母何故不喜人誇子四鄰有急雖窘乏輒委曲賙救待姪若子有相之俾立室家者嗟乎先妣三孺人閩德懿範甚多此不孝之所嘗聞與其所及見者也今皆自祖塋之側遷祔於新阡與先府君合誌之如此子男二長徽典庠生娶庠生崔諱文岳女繼王諱之鳳女繼張諱興隆女梁孺人出次卽不孝從典戊辰科進士吏部候選知縣娶蓋諱中大女白孺人出女一適增生張諱運中早卒白

孺人出孫男三長愈娶郭諱洪女次愬幼未聘俱徽典出次愿不孝從典出繼府君卒孫女三一適吳諱裔寬子浚一適貢士成諱端人孫廩生諱周望子穉俱徽典出一許字四川成都府同知王諱所善孫庠生諱餘慶子執藝不孝從典出並附誌不孝從典追維先君之言泣血稽顙而作銘曰

維先君之德不求聞於人維先母之德或爲之前或爲之後以陰相乎先君維先君與先母之誌豈能求人之文俾一一曲肖其真嗚乎不求文於人以爲文焉是真爲先君與先母之文也已不求文於人以爲聞焉是真爲先君與先母之聞

也巳

祭英德縣城隍神文

維

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幽隱必知肝腸悉照竊以某承父
訓讀書者數十年

王命蒞任者五千里學多固陋慚政事之未諳地屬衝疲懼
公餼之是覆矧兵燹後多有未起之瘡痍乃郊野中半
是荒烟之景象志存愛下義在急公既撫綏之弗遑亦
勞愁之難恤伏思某與

尊神雖幽明異勢而錫福同心或力有不逮者維

神詳吾苦衷陰相之以成其志抑民有未孚者維

神鑒吾初政默誘之以降其心總期上下之相安更祈良
頑之胥治其有爲囊橐之計而傾一人家任喜怒之私
而戕一人命則大庾嶺上將同頽石齊傾始興江頭直
與流波俱逝維

神靈有其不爽故心跡在所難欺敢布此衷伏維

照鑒尚

饗

焚黃祭文

年月日孝曾孫從典敢昭告於

顯曾祖考待 贈處士府君

顯曾祖妣待 贈王氏

顯祖考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光祿寺

卿事府君

顯祖妣 贈淑人延氏

顯考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光祿寺卿

事府君

顯妣 贈淑人延氏

顯妣待 贈梁氏

顯妣 贈淑人白氏惟我先世善著鄉閭教成黨塾位未
酬德祿不逮身施及從典敬承先訓列官於朝兩荷

國恩光榮

祖

禰茲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恭遇

皇帝登極覃恩叨晉官階褒封三代

誥贈顯曾祖考為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加一級

贈顯曾祖妣王氏為一品夫人

誥加贈顯祖考為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加一級

加贈顯祖妣延氏為一品夫人

誥加贈顯考為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加一級

加贈顯妣延氏為一品夫人

移封贈顯妣梁氏為一品夫人

加贈顯妣白氏為一品夫人允惟潛德幽光用昌厥後在

上左右歆此丕休尚垂慈廕佑啟後人忠孝濟美俾延

永世瞻望

嶠山集
恩靈焉勝感慕再

聖天子勵精圖治日昃不遑從典夙夜在公焚黃未舉茲緣

內頒食品首有

賜腥物出

天家倍芬芳於簋簋爵盈春酒希達臭於陰陽謹錄

制書陳辭以告尚

饗

送英石啟韶州權部

昨元旦令節因某遠在英州不克趨駕爲疚奉諭英石自有
宋以來已七八百年矣覓之者無虛日且此乃天造地設非
千百年不能成至精者已爲前人所得今日之所存率皆頑
石已耳承命多方搜索祇得一座未識可以入覽否伏惟鑒
入

復翁源縣

昨駕經臨因貴冗匆匆有失主誼是疾風聞草竊作祟弟卽
令象岡司會同城守初九日前往該鄉佈置查緝矣承教當
共相等畫乃奉撫憲調往閱卷刻不容緩莫能贊理如何如
何諸惟寅台相機調劑固圉地方感佩靡有旣矣

復介休石學博

恭惟老親家台臺古道照人高標邁俗文人韻士之稱烏足
盡致先生長者之日久矣相符人頌關西羣空冀北晚十載
寒窗一行作吏飛鳧天半敢希仙令之風繫馬堂階竊羨廣
文之舍邇者令姪榮任過英乃蒙不以俗士相待翰札遙頒
瓊章並錫江干勞吏真可洗滌塵襟矣鳴謝曷極

囑三屬

勸捐一事省中各上臺以實心行實事吾輩日覩顛連豈忍坐視且救得一人卽積德以貽子孫匪細故也何竟爾置之膜外耶祈力爲舉行勿作陌路觀也

致清遠縣

連旬霪雨麥秋又難望矣滿眼饑人爲民上者無點金之術
奈何奈何先某所呈移居貴治之某等因如原呈相約赴境
密擒故爾耽延時日以致有洩漏之慮可謂洞如觀火者矣
今已日久諒此輩心已釋然正可乘機密緝然亦不必全獲
務在懲儆一二使之驚畏而斂跡可耳伏冀留意願言未盡

致清遠縣

返棹清江得叅琴座侯鯖郎膾之精桑落葡萄之美勝於平原十日歡也某等乃敝邑之無良者移居貴治諸士民既恐貽患於隣封復慮窺伺於故土所以合詞請發茲備關移懇卽賜添差拘發聊爲懲創獲藉救寧感無旣矣欲言未罄

復肇府協鎮

榴花照眼啼鳥依人坐鎮崧臺民安兵輯洵一方之保障其
爲梓里生光也多多矣弟年將半百子嗣尚艱不知是何棍
徒乃敢爾爾致令傷惠然關切之雅謹永誌而弗諼耳肅先
郵復尚容晤謝不既

啟馮廣州

謬以疎庸之質任此衝疲日以覆餗是懼邇幸福星之照獲
 免隕越感佩寧曰沒齒已耶蒙諭英石歸卽囑之石工竭力
 搜求無一可意者或米公拜後求者日衆而山靈爲之告乏
 耶某惟恐遲違用附粗者四座聊以應命遲日或有勝於此
 者卽當致獻也伏惟原鑒

自公張公墓誌

陽城虎谷張氏以衣冠世族名賢隱顯相望皆足爲鄉黨楷模云憶余弱冠時初與其家子弟今州司馬公晉泰階故開府公孚泰交兄弟爲諸生交因悉其家世繼余館於虎谷二公之叔有今封翁自公先生者宿儒也貌古心朴年可五十餘令嗣今州司馬公遠泰寧能令不言而服從人與之居溫溫然聽其言侃侃然里之人稍有過則皆相戒勿令先生知維時余因竊嘆如先生其人者真可爲鄉里楷模不愧虎谷張氏家風矣歲已

堯山集
丑年八十六以疾卒於家卜葬有日矣孤泰寧遣仵齋幣走千數百里持狀請銘於余嗟乎先生行應銘法而非余烏能銘先生余於先生又烏得辭銘遂忘其固陋而爲之辭曰先生諱履素字自公邑諸生以子泰寧考職封儒林郎世爲陽城虎谷里人上世祖可紀者曰純曰演曰表高祖曉以子昇貴贈中憲大夫河南衛輝府知府以曾孫慎言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昇明嘉靖庚戌進士歷官河南左叅政以孫慎言貴贈如慎言官祖天與庠生父慎思貢生兩世俱以泰

交貴贈光祿大夫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先生兄弟五人於次爲季性孝友嗜學守嚴謀生有道其用甚廣母韓太夫人之喪父贈公適遊秦中歲大稜先生年僅成童與諸兄哀毀盡禮偕力治喪贈公歸而異之及贈公寢疾病禱於神願以身代蓋其仁孝自然觀者咸爲感動少負奇氣聞曾大父叅政公以百泉著績伯父太宰公以敬亭遺芳而大父與父兩贈公俱積學名儒樂善不倦卒未大顯於時於是奮然思欲振之每讀書至夜分

不寐膏油不繼燃薪以照年二十二應童子試遂冠童
子軍後以數走并州不第因絕意進取鍵戶獨究心經
史有得意處輒呼其羣從子弟與之講說不倦苟資能
讀書百計獎勸玉之於成故張氏家塾絃誦聲嘗不衰
先生不規規於利然學自足以濟困嘗積舌耕所獲約
數十金付公遠曰吾旣教汝以讀書而計然之書亦不
可偏廢學此可以觀天時察人事知節儉預勞苦暇日
攻他書此有用之器也汝必勉之公遠受成命精心計
兼士而商累歲贏餘至三百金蓋前史善劉晏理財以

其別於桑孔故也而先生得其意以治生其學術經濟
大小相同矣公孚初仕滇之太和嚴程萬里窘於資斧
日皇皇然先生曰爾無庸有泰寧見經營之三百金在
盡數携之卽長途無慮矣公孚曰如叔父朝夕之需何
先生笑曰吾向食祖遺之產其數僅及餘夫佐以館入
未嘗匱乏今產稍浮於昔而用仍其舊夫復何憂爾居
官但如吾治家清白之遺何愁不再光大乎公孚以抵
任痛自裁抑循聲大著嗣由侍御史遭遇

聖明累遷至大中丞朝野聲卓卓矣而先生猶手書時時勸

勉之蓋其所以陰成就之者有如此至於耄年好學手不停披家方貴盛而韋布不踰易簣之際猶救後事從儉斯其天性固然而學之所造洵不可及也已嘗總計先生生平幼爲家之賢子弟老爲賢父兄張氏之澤於公孚發而未盡於先王蓄而常留余嘗以文壽先生比於鳳之鳴龍之伏今覆讀之益以信余言之不誣也夫先生生於明天啟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子時卒於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初二日亥時原配李氏庠生旌表孝子諱博公女繼配王氏諱邦寧公女俱贈安人皆少而賢

福不酬德繼配韓氏待贈安人諱珮公女有少君德耀之風以崇禎八年生先先生兩月卒蓋仰事俯育數十年不遺夫子一日憂洵有功於中饋者矣將以康熙五十年孟冬念九日合窆於李家山之新阡子一卽泰寧國子監監生吏部考授州同知授儒林郎係伯兄諸生贈光祿大夫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諱履祥公次子泰交弟也先生以父命爲已嗣聘李氏諱芝芳公女娶席氏諱興聘公女俱贈安人繼于氏諱附鳳公女女子一適

生員牛燦孫男二燕翼奮翼俱幼未聘孫女三長字陳
萃應甲子舉人吏部揀選知縣陳公諱廷翰子封吏部
尚書加四級陳公諱昌期孫餘幼未字銘

自公張公壽文

蓋聞世之盛也必有黃髮老臣居廟廊佐其君以出治
家之盛也必有耄耋之老坐於堂上承先訓以成就其
後昆蓋其人類以德爲壽以學爲壽斯不獨家之慶而
實國之瑞也自翁張先生其曾王父大叅公官汴中時
卓績累累民立祠像祀之弗衰佑啟後人策名樹勛前
有太宰公藐山先生於先生爲從父今有洎谷先生開
府浙中於先生爲從子先生幼以象賢粹質奮志讀書
天人性命之微文章經濟之奧靡所不究特以數奇頓

挫場屋遂以引進後學爲已任春秋八十高矣而神氣
矍鑠好學不減衛武負笈從遊者踵相接也兄弟五人
先生行四事親至孝天倫友愛特著庭幃肅睦無賢不
肖敬之慕之居常於戶外事概置不聞間爲人剖決是
非率能令黠者平狡者化蓋先生雖循循儒者而其聲
望則自足以服物也方治舉子業時洎谷先生年尚少
先生嘗合其家塾子弟訓誨之且語曰吾先人世有隱
德仕者其偶然亦率多留其未用人徒見吾叅政公興
百泉水利民歌召杜冢宰公聲名震一世而其無用之

用有不得而窺者焉今吾家世以時考之當復有興者
吾兄弟俱苦學積行數十年若不在此必於若輩若有
一能奮跡當途展先人之未用吾便歛段下澤令鄉里
稱爲善人不亦可乎及洎谷先生成進士先生遂決意
隱跡以賦遂初而洎谷先生由名御史屢晉秩大中丞
言山左荒政以救民飭長蘆巇政以裕國文起三吳風
行兩浙

天語每褒嘉之殊恩罕比論者歸美於家學淵源良爲有自
而要其仕者立功立言人將傳爲不朽而隱者齒一德

一世共目爲達尊或則鳳之鳴或則龍之伏俱行參政
公之澤於無窮叔若姪所就豈易軒輊於其間哉先生
子公遠君經綸大器也洎谷先生馳驅四方左右之力
居多由太學生考授郡佐之職方需次待用先生以子
之貴

覃恩封儒林郎而洎谷先生邀一品 封典贈及四世則先
生之祖若父俱已名達

九重榮膺異數先生之竊自仰慰不啻身致蓋可知已然先
生之潛德幽光必有從而發之者

朝廷方求山林隱逸之士如伏勝中公故事舍先生而誰然
則先生殆將以大隱終乎予少就館先生家而洎谷先
生與兄公晉君又復館於他氏時陽邑稱吾三人爲能
館者交最久文行頗相若故知家世亦最詳今十月二
十三日爲先生初度辰鄉里將製錦稱賀徵予言弁其
端予不敢辭因爲敘先生之壽以其德與其學者如此
先生當必欣然進一觴也

竇室雙節表

吾隣邑沁水伊璇竇公之副室曰盧氏曰趙氏以雙節
著聞遐邇牟陽冉公朱陽族子俱有傳而其子諸生世
英復乞予表彰其大槩夫以秉彝之好懿德之奇近在
桑梓予奚不樂道之伊璇公明經積學舉丁酉鄉薦謁
選平定州學正補榆次縣教諭遷汾州府教授卒於官
興學育才能盡其職女君霍善病不終偕老先後聘盧
氏趙氏主閫內事相助爲理趙生一子盧生一女互相
乳養無異視盧不知趙之子不自己出趙不知盧之女

不由已生兩人者殆交相得亦交相成也伊璇公捐館
舍時盧年方二十有九趙年方二十有二提挈子女間
關扶襯歸墓里墟兩人矢志堅貞又交相淬勵以保其
家時子女孤幼嗣子世傑稍長待之不殊毛裏與其子
世英並延師授學以督其成立女擇壻名門歸於韓三
十年如一日持門戶籌計餘贏較昔有加趙之卒以庚
寅年五十有四盧之卒以癸巳年六十有四善始令終
婦道母儀各無憾焉例合旌表且旦暮邀

國典子廼以爲古今節烈事皆其天性山川風氣之所鍾此
雙節者出於一門同居同志無少嫌妬易曰二女同居
其志不同行是其難也然亦莫非伊璇公刑于之化之
所致歟特爲之表俾樹棹楔以慰世英風木孝思垂示
子若孫世世毋忘克昌厥宗孰謂匹夫匹婦之一節一
義不足以厚人倫而光風教哉

繩武張君墓誌銘

往余筮仕承乏粵之英德英故多才而科名弗振念爲民牧當以興教化育人才爲已任因於學宮之旁創近聖書齋聚邑之俊秀誦讀其中於諸生得張子鼎臣昆弟其文行卓然可爲師法殆多得之於庭訓者延臣爲山長比予去英十五年張子以久次充貢士猶在師席士服其教薦鄉書者七人其弟鼎隣鼎鉉與焉蓋張子之賢能教導其徒而英之人文日起在遠聞之慰藉誠厚也已乙未之歲鼎鉉計偕具其父處士繩武母蕭氏

之狀乞爲之銘按狀處士諱祖榮字繩武其先蓋曲江之苗裔曾祖懋學偉才博雅祖覺斯皆諸生父夢登讀書不仕處士生六月而孤祖母江母賴撫之成立明季之亂棄學而耕母病喪明偕其配蕭孺人左右就養至老不倦處士雖廢學念其先世爲諸生家課督三子一意經史每有贏餘輒購書藏之常以示人曰吾無厚產以貽子孫此兒輩之良田也處士性嚴正一言一動皆有規矩三子比長亦旣抱子而少有過失不廢夏楚宗黨亦敬憚之有犯非禮者輒相戒曰不可令此老知也

又好施與惇友愛間有貧乏寒無衣死無棺者皆量力周之又以其資塋堂叔父母嫁其從姊妹皆義舉也孺人生於素封而勤儉自甘事喪明之姑甘旨必親非經手者不以進甚得姑之心姑疾革曰婦孝敬世未有死而有靈惟祐汝娶婦如汝而已嗚呼子孝難婦孝如此又豈易得哉余於此又知張氏之文行有所自來矣夫人家門之祚必有所積而發祥始長如處士夫婦旣以孝德積慶又以義方訓子故三子者學行可以爲人師而經術可以爲舉首余於英故長吏也嘗慕處士之賢

顏其堂曰光裕蓋將樹之風聲以化其鄉之人也今重以孝子之請欲不朽其親而能已於言乎處士生于崇禎庚午年三月十六日卒於康熙乙酉年七月十一日年七十有六孺人生於崇禎戊寅年三月十五日卒於康熙丁亥年三月初八日年七十男三人長鼎臣英德縣學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次鼎隣韶州府學歲貢生壬午舉人揀選知縣次鼎鉉英德縣學生癸巳

萬壽特科舉人揀選知縣孫又良又溥國學生又徵鼎臣出又拭又誠俱韶州府庠生又中又庭又弘鼎隣出又湛

又濂又浚又演又洽鼎鉉山曾孫松齡松茂科麟四麟甲科祥麟閏蘭康熙年月日合墓於芳湖塘之原銘曰克孝其親克敬其身刑于伉儷化於鄉隣積善餘慶昌其後人

題陳儀部濂村詩鈔

余撰陳儀部堯凱生母李夫人傳已稱堯凱爲忠孝悱惻之
詩人矣然其詩名乃聆諸新城漁洋王公長洲慕廬韓公德
州山薑田公口述也庚子夏杪儀部需次北上寓西山水村
偶入都下榻萬佛禪院因余過訪見投七律二章迨秋初復
貽五言四十韻俊逸清新兼唐宋人之長深得風騷秘旨益
信新城長洲德州三先生疇曩所云確乎不爽爰於把臂揮
觴之頃索其生平著作欲盡讀焉惜半屬片藁零星尚未彙
爲全集止以手錄劍外關西暨比年近什二千三百首見示

公餘披諷思深旨遠義奧氣雄非根於忠孝悱惻之性情曷能有此嘗羨陸放翁六十餘年賦詩萬首爲古來詞壇佳話今儀部齒方壯盛詩已若斯之富且工從茲卷帙日增恐放翁不得獨擅於前况儀部奉澤州相國文貞公庭訓由翰苑歷仕秦蜀所至之地勤政愛民廉聲善績往往播諸傳聞則又烏可僅以詩人目之而近什內與嗣君師儉倡和甚夥將見詩人之後更有詩人吾知午壁濂泉間應如昔賢父子祖孫後先繼美之弗替云

序

田嶢山端公子畏友也向誦其制義有先
正風規初不謂

嶢山之能詩也值乙酉讌集怡園

嶢山爲二律冠絕同人得高岑遺法其他

篇什亦稱是余爲之氣索顧

序
曉山不欲以詩見知於世子強之始肯出
數首付剗劂嘻世之擅名壇坫而不
克自信者豈少哉若

曉山者不必以詩傳而詩已詣極若此余
故強而梓之使世之擅名壇坫者知
所法而

曉山之可法者究不僅以詩也夫

新安年弟呂履恒謹序



賜書樓曉山詩集目錄

對聯附

九日

三晉園從典克五甫著

賜宴奉

旨效栢梁體聯句

特限誠字

雍正甲辰秋補行會試

上命臣等在

文華殿校閱迴避舉子試卷中秋日太常寺官於

傳心殿祭

伏義至孔子十一聖因共瞻拜恭賦

餞吳相國錦旄

奉酬陳相國請歸未得見答之作依原韻

澤州相國招飲命賦早春燕集追和韓公人日城南登

高次韻

王道長楚試回春初招飲卽用前韻奉贈

奉和白彥京見贈之作依原韻

其二

壽王蓋臣

偶感示兒輩

贈榆社王先生

贈沁源胡君靜

贈沁源李尚中

贈李尚中子

上元竹枝詞和韻 十首

龍泉寺

卽事

劉雪洲畫像

寄贈某明府

贈別李道長

戊子仲春送同年顧侍御見南假歸

焦孺人挽歌

哀詩爲浙撫張洎谷

送王千峰民部歸里

贈俞丞

寄呂坦菴

贈某明府

戲續孫汝賢舊句

集唐祝阮夫人壽

補刻

寄白彥京

萬佛寺訪陳堯凱儀部卽次見貽原韻二首

其二

對聯

偶思示兒輩

偶感示兒輩

贈范大司馬

九日

賜宴奉

旨效栢梁體聯句

特限誠字

皇衷感召惟至誠

雍正甲辰秋補行會試

上命臣等在

文華殿校閱迴避舉子試卷中秋日太常寺官於

傳心殿祭

伏羲至孔子十一聖因共瞻拜恭賦

天牖下民生列聖萬年不夜燭長明吾衰但得先知覺一息
終難讓後生

餞吳相國錦旋

明光劍履動星辰一德相孚眷顧頻封事萬言酬 聖主文
章千古振詞臣疏公此去賓朋盛司馬重來父老親最羨追
隨謝家樹鳳池應更掌絲綸

奉酬陳相國請歸未得見答之作依原韻

吾道寧甘麋鹿親無懷爭似古天民磻溪老更扶王業潞國

容還動遠人 詔下白麻方永日職慚烏府謬沾春他年御
李同歸去谷口須招鄭子真

澤州相國招飲命賦早春讌集追和韓公人口城南登

高次韻

東風復駘蕩歌聲山鳥弄太和披八荒陰崖虛舍凍上相贊
元化藥物珍所用公子散汎愛嘉會忘侍從金花休彩勝古
遊恍相共情親琅玕貽杯錯鸚鵡送誼感念維桑身愧兼採
葑梅含淑景逼咳唾珠玉縱安得如陶謝詩思免倥偬庶詠
陽春篇萬里烟雲重

王道長楚試回春初招飲卽用前韻奉贈

經冬愁鬱紆涉春氣初弄值君驛騎回乍如冰解凍楚材當
春秋偏霸匪全用 昭代盛攀龍雲起蒼梧從藻鑑矧逢君
庾樓明月共湘靈發奇響天風吹相送歎彼九畹蘭棄置等
枯葑大鵬翹却垂長鯨鱗豈縱君到無行吟使我忘倥偬快
來同一醉笑吐梅紅重

奉和白彥京見贈之作依原韻 二首

廡下猶殘鮑氏驄高門清望後先同似君獨往官難繫於我
長言詩倍工滯跡眼觀真小草探幽足底類飛蓬如今濟勝

還堪試妬殺家山松菊叢

其二

南郭池邊好繫驄尋芳載酒復誰同美人應有紅顏妬野老
焉知白雪工植樹蔭方滋衆葉生麻扶自直孤蓬遂初早晚
山中賦徑過行廚深竹叢

壽王蓋臣

有士藏名天之下自謂曾逃具茨野定中每夜聽鳴鷄行處
或時遺快馬仙術長生無異同君今猶是七十翁八公能老
亦能少淮王尚未識真蹤

偶感示兒輩

庭前有樹號丁香春華可採秋無實肯堂肯構作室心無聊
無賴開何益人生豈不重揚名其本先立身敢不臨之以深
淵履之以薄冰緘口猶防語有失未動先思身似玉閱世都
知行路難末路幾人稱完璧古來王謝子弟人人慕不念造
物盈虛高明鬼所惡紈褲誕放競風流清談身世兩相誤時
議欲將若輩槩置高閣中其激而招此者實則誰爲之故君
不見木落冰堅天地閉蕃鮮滿眼不經濟雪裏梅花徹骨寒
竹松爲伴孰能攀丁香此時若非柔弱成晚墮豈不直竝歲

寒諸友身與名俱完詩人彈射烏乎彈吁嗟乎幽蘭生空谷
中不以無人而不芳孔子稱大聖極口相褒揚稱爲王者香
孔子胡取蘭乎爾以其能自得也詩人胡譏丁香乎爾以其
甘自壞也得與不得壞與不壞只一間耳而相去之勢奚啻
千里之謬差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汝曹盍早自辨焉小子懋
爾尤戒在誇吾不嘗有言無驚乎華乃以世吾之家

贈榆社王先生

行吟處處覓閒餘白首焚香讀古書彭澤不貪腰折米萊蕪
曾聽釜生魚清談高士林泉色靜坐仙人冰雪居童子何堪

青眼待忘年也得話樵漁

贈沁源胡君靜

桃花流水掩柴關卷帙篇章取次刪
碧柳萋萋栽栗里紫芝
燦燦茹商山杜陵詩史消長日洛社耆英解暮顏
八十老翁猶矍鑠不須策杖往來間

贈沁源李尚中

君家筆走如蛟怒鵬搏九萬登雲路
桃李春風已滿林芙蓉
秋水空遲暮文舉開樽客滿前
仲宣作賦亦徒然相逢不作
平原飲何事離騷苦問天

贈李尚中子

龍門自昔重高名可是龍駒千里程
浩若鯨魚翻海浪皎如玉樹度風聲
少年賈誼須陳策弱冠終童好請纓
來者後生真可畏君家舊物咏蒿莘

上元竹枝詞和韻 十首

月輪深處闔香車歌管樓臺樂歲華
學讓少陵工賦曲家憐
小阮善琵琶

獨有貧家苦自知隨人粧點百花枝
阿誰得意風流客却道
春燈猶未奇

傍晚深閨巧樣粧百般穠艷壓羣芳驚人彷彿疑天帝只恐
街頭墜玉璫

韶華何必廣陵燈點綴偏多兒女稱最是少年遊不倦三三
兩兩各相應

雲裡風吹水調聲冰輪瞥見兔長生東君借得中秋月移向
燈宵覺倍明

把酒圍爐酬此宵漫將纖技向人騎龍蛇旗影疑難識雜入
兒童看奪標

歌舞裙衫不礙身冶遊譚笑總宜春一簾明月疑知己好伴

東風是故人

鰲山燈火徹山顛人正豪華月正圓攜妓定須金屈戌呼朋
不少鉄連錢

鬧處誰將暗處看翻雲覆雨盡波爛此身不許因人熱爐火
茅簷也一團

亂語喧闐醉客傳相忘今夕是何年一床書伴衣裳冷窗外
邀將月影圓

龍泉寺

古寺埋雲樹纔瞻堦影微溪喧珠迸落花爛錦重圍寂歷乾

嶼山詩集
坤小虛明色相歸諸天一迴步頓與世情違

卽事

賓朋雜遝繞亭臺孔雀芙蓉錦繡堆
照夜春燈紅簇簇恍疑星斗自天來

劉雪洲畫像

青鞋布襪向林邱漉酒無巾興更幽
却憶小山淮隱士眞成叢竹晉清流
野棠著意矜花色水鳥忘情狎客遊
欲覓桓伊弄孤韻一聲長笛碧天秋

寄贈某明府

願酒鳴琴事事閒仙鳧相望碧雲間
郎官近入華胥夢花縣遙連姑射山
忽聽鶯聲驚逆旅不知春色隔鄉關
謳歌千里

徵樵牧應有丹綸日下頒

贈別李道長

采采蒹葭秋氣深忽聞驪唱欲沾襟
八傳路有乘驄客史載朝多鳴鳳音
素悃應知常向日蒼生猶望一爲霖
幾時再共趨丹陛烏府如今栢正森

以子仲春送同年顧侍御見南假歸

元平遠雲貴公子貌溫性烈稱奇士
臣子平心富貴

功名無故屣早登凌邁等夷胡琴未碎傾誠却小見羞伍
楊德聖差機兄弟安足數龍劍神物合有時挺特誠宜御史
府議鹽鐵是胡諄諄數與大夫爭衡論爭之不得不快意須
臾皂纓謂君能理其直豺狼潛踪狐兔熄夜間雞犬
豪猾逞謂君能理其直豺狼潛踪狐兔熄夜間雞犬
纔安息臣本忘家未逞食備問何思復何憶山之岷兮嘗所
陟浩賦忽賦歸去來行行且止重徘徊嚴君晨趣金闕開鷓
序遙瞻矍鑠哉且歸將母心如孩落花春雨細踏作陌上泥
君揮珊瑚鞭不畏沒馬蹄一隱還一見黃鸝穿柳線好景視

若讎歸意疾於箭楊子江心江水清姑蘇城外踏歌聲君歸
正及桃花爛萊衣仙棹武陵春燕臺畔夢思頻紅雨紛紛愁
殺人

焦孺人挽歌

有引

譙國劉雪洲官行人厥配焦孺人物故與襯歸痛悼者
久之頃以持節過里裊裊墓竹愈增悲懷還出悼亡之
詩示同人因爲長歌以挽之

譙國行人持使節干旌載路森成列回時頗異去時容若有
思兮悲未輟自言梁孟舊時姻婦德婦言難具說十年遷次

明山詩集
共長安中道相違成永訣浮雲爲壻客爲家那更春風吹落花
綠柳長條拖地好變爲白楊飛白沙冰伴燕臺側花朝渦
水涯兩年同此月生死何殊邪人生樂事故鄉土今我不樂
知何所那惜營齋費贈錢但恨來遲魂不語丈夫頗輕兒女
情所重良由在淑女吁嗟此語何酸辛再聽新詩不忍聞豈
徒相偶如弟昆承事期頤大耋親樛木螽斯博笑嘖二雛失
恃泣涕頻燈火寒宵哭小星浮萍身世非靈椿傳觀列女感
古人天乎福德胡難均蒼蒼不可問徒有淚沾巾吁嗟乎婦
以夫爲天母以子爲命夫兮仙侶重金門子兮天上來石麟

之死亦何恨難爲生者情

哀詩爲浙撫張洎谷

邑東洎流長夾岍萬山鄰磊砢士英多半出洎水濱張公後
來秀又見古天民伊昔誕育奇疑是石麒麟生也嗟少孤壯
夫多苦辛世族昧生理饑鷹常附人形影鬼所護筑獨死相
瀕邑侯張夫子相士如有神驂騶學展足鯨魚漸縱鱗扶持
還躑躅終然快一伸萬言雄灑灑千人誦津津文章薄小技
義農相再醇滇南試烹鮮點蒼山名送嶙峋石好無船裝况乃
事錢緡鷺鳥資一擊危言置此身冰霜豈殺物天地若回春

白簡一何富朱紱一何新公危祿位高 帝謂莫辭頻予意
在懲貪汝不厭清貧予治薄刻急汝鮮義過仁持節先浙水
報政乃南巡公恭承 嘉命三載念惟寅到境少俗吏入幕
無雜賓邊靜城萬里樓高月一輪彌縫方汲汲嬰布忽已陳
眴眴少賤日而我最情親飄零各謀食參商寡聚晨偶時話
長夜窺窻沒星辰長安十載前相視忘亨屯行之而效者爲
子言諄諄筮仕過嶺表成法信所遵一別竟永訣近淚徒沾
巾豈惟友生故邊疆重大臣水旱東南急焦思動 楓宸

送王千峰民部歸里

歸臥豈爲鍾山移十年作宦如我癡羞取一緡半緡物却貪
萬口千口碑河上有魚幾曾買朝回信馬忘所思何當從君
共隱去故鄉白雲無盡期

贈俞丞

簾內簾外分庖廚堂上堂下羅千夫都責小吏輸供給往來
如織無停趨就中一吏不跼促奔走絕與簿尉殊問之乃是
工詩者白頭縣佐耽高孤西江空吟一萬首

初爲江
西丞 江水浩

森魚行枯京邑二載亦何事終日忙迫爲饑驅有集自名爲

兩負 集首自敘云一無所事丞負
余也一無所補余負丞也 翻前人言詳以書讀之初

味猶噉蔗漸通妙處若有無吾謂子不負丞丞負子作丞誠
嗟歲月徂子不負詩詩負子作詩豈卽爲良圖古來能技多
坎壈况乃詩道非區區子集數辯詩窮語嗜痴毋乃爲其愚
乃知人性不可強是知不可而爲與吁嗟乎假令子不工詩
便能拾取人間富若貴誰操左券此事未必若合符去去勿
復計行行聊自娛秦岱逼雲漢滄溟羅璣珠當年失路誤作
窮途客亦須行盡未到之窮途

寄呂坦菴

物情別臭味判然清與濁有時對面苦參商有時離羣比干

鏤與君廿載交定交纔一諾僕僕長安道形跡頗疎濶興來
相就飲素心齊所託誰知君使氣能令貴者與誰識君揮毫
能化腐者神珠玉只須一咳唾况乃端坐細論文別後人文
兩寂寞大小兒子徒紛紛思君但繙舊時集數見益鮮定有
新飛魚寄來直南金知己天涯若比鄰况中州之中一葦可
航兮有美人美人兮美人春風知我心明月識人面開緘大
笑加餐飯何必此地長相見

贈某明府二首

水在泉見底清只說流水不如止水清試看秋月寒泉分外

清

鏡重磨照影明只說舊鏡不如新鏡明試看明鏡懸空分外明

戲續孫汝賢舊句

清沽黃酒濁沽燒把臂揮觴與各豪四十二年渾似夢金臺何意又相遭

余弱冠時嘗客玉川下武宗先生書齋數月瀕行置酒相送坐中有汝賢孫先生會以前二句相戲維時仲君黃池未冠季君桐栢甫成童壬辰冬月兩君顧余京

邸儼成老翁乍不相識細詢舊遊之人八九作古矣余於別之前夕飲以京城土酥間進南釀其坐客雜運及杯盤狼藉景象醉不足而快有餘與余別玉川時無異因述孫先生前句不謂黃池君昔時潛窺窗外聞之猶能記憶遂足成下句以誌今昔之感書以遺之并囑歸示當時諸友以博一笑云

集唐祝阮夫人壽

女中誰是衛夫人

劉禹錫

淑譽桓君佩繡紳

胡証

顧謝風姿騰

鳳閣

李穀

姬姜仁厚啟麟振

吳融

蟠花並結三千實

劉仙金

翟重摩五百春

劉禹錫

共道一毛還五色

熊儒

繡衣芸閣早榮

親戎澄

寄白彥京

解却金龜渾不辭時時招友共搗詞錦囊我愧無佳句彩筆
君能賦好詩一自去冬常握手爾來經歲未攢眉文章豈盡
知交事古道相期庶在茲

萬佛寺訪陳堯凱儀部卽次見貽原韻二首

紫宸朝退自螭頭步入招提覓舊儔頻歲雁魚憐久隔昔時
文酒憶相繆良材合置層霄上健翮行搏八極周細話析城

巖壑杳鄉園何計得同休

其二

宰衡仙馭返瑤京疇曩曾叨大厦幙綠緌家聲推令子白眉
人望擅佳名才華錦綴千篇麗宦况風餘兩袖清佇待結隣
南郭巷花晨月夕共聞評

偶思示兒輩

邵康節之著書智周乎萬物矣道濟乎天下矣然門不可得而入也掩卷深思能不求資于達者

趙清獻之行事內省其無惡乎爾室其不愧乎然天不可得而問也焚香仰告庶幾相喻于無言

偶感示兒輩

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罟獲陷阱而莫知避乎異矣
悚動其心堅忍其性仁義禮智非外鑠我也念哉

贈范大司馬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正家風伊邇
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忠宣懿範猶存

跋

不孝懋生也晚我顯考府君年近大耋壽考令終而

懋一孤童略無知識讀禮三年煢煢在疚服闋之後方

獲搜輯遺文總為一集刻而傳之行於世懋幼稚府

君平生筆札多散軼又府君雅不欲以文名而凡為

文非甚得意者不肯存稿即如制藝一集士人所共膾

炙者府君嘗手定之曾名之為不多集前所刻行亦

懋家塾肄習數十篇而已至於古文辭童年未能請教

以迄於今日月愈邁存者寥寥無幾手澤之思悲痛曷

已伏惟 府君之文元本所學素守樸誠不爲浮華無
用之詞其爲 顯祖考墓表後記曰吾子若孫無務乎
華庶以世吾之家庭訓爲詩又舉其說平日膝下依依
晚年一子恩勤尤至然所諄諄提命者不出此意今觀
集中之文其有不合於樸誠二言者哉 懋承弓冶之傳
深懼不克負荷朝夕凜凜佩此明訓無敢以忘庶守遺
緒賢士大夫讀此集者以爲何如其以 不孝懋私其所
生乎抑以爲不誣乎蓋嘗以 府君文請正先達皆謂
大氣出於眉山蘇氏而意旨於曾南豐爲近樸實說理

尤深經術儒者之文也 府君遭逢

聖朝眷任隆重致位台鼎以功名始終存歿之際屢邀

天恩優渥重疊士林欽望必有欲見其全集者故卽其所存
先傳之集成太史儲六雅先生序其簡首 懋又爲數言
以識其後並述 府君所以教子之意卽 府君終身

所自矢者海內君子想共諒之文凡五十餘篇共四卷
至於 府君跋歷中外宦跡所至交游之間文章贈答
必有藏弃之篇倘爲錄稿示之爲惠莫大焉尤所望也

雍正辛亥桂月吉日 不孝男懋謹識

田

田

田

